责任编辑:武娟　版面设计:元之暄　责任校对:张君梅　　编辑邮箱:714237652@qq.com　联系电话:15044792334　5160311

达拉特快讯　响沙 XIANG SHA　2020年1月12日 星期二　3版

挚爱亲情

怀念兰姑

段飞龙

寒冷的冬季,夜晚漫长,躺在床上难以人眠,往事历历在目,兰姑的身影不断浮现在我脑海中,便爬在枕头旁,写下了这段怀念兰姑的文章,寄托对兰姑深深的哀思。

兰姑是我的本家姑姑,叫兰娥。在我记事起,就有这么一位姑姑,她长得俏秀,也很健谈,对我们这些孩子很疼爱,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兰姑。

我对兰姑的过去有所耳闻,但了解的很少,本家的族人说她遭遇不好,磨难多,是个苦命人。儿时母亲常给我们讲述兰姑的苦难,说到动情处,总是潸然泪下,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兰姑的事仍使我思绪万千、无法释怀。

兰姑从小生长在马场壕乡二蛮壕村榆林沟社,她兄弟姐妹四个人,她是长女。十四岁正值花季少女,兰姑却痛失母亲,母亲因生小妹大出血,四十一岁就离开了人世,丢下了他们姊妹几个和父亲孤苦伶仃的生活。

母亲去世后,小妹也送了人,一家人的担子压到了椎嫩的兰姑肩上。对于本不富裕的家庭,加之母亲去世,生活更加窘迫,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兰姑只好放弃了读书学习,在家一边照顾弟弟妹妹,一边洗衣做饭,还要下地劳动。生活的重担,使她俨然过早的变成了一个小大人。苦难的日子没有把她击垮,她不甘落后,每天天不亮就悄悄起床,为一家人做好了饭,就去锄地拔草,回家时还要再捡一捆柴火。

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兰姑捡过麻绳,只要能变卖的再远也不嫌累,捡回来变卖了养活一大家子。兰姑平时省吃俭用,夏天打白柳条,冬天把割下的粗条子,用铲车拉回来,粗的让父亲编成耙子,细的编成箩筐。每年秋季,她在门前的墙坦里沤了好多麻秆,开春打捞出来,织成麻绳卖钱,在她的料理下,一大家子的生活井井有条,过得有滋有味。

十九岁,兰姑经人介绍,改名韩志愿。

二十岁,兰姑嫁给了离村十五里远合叶敖包住的韩毛蛋。韩毛蛋在二连浩特边疆上当兵,为部队放养着三百多只羊,因表现突出,后超期服役,转成志愿兵。嫁过去的兰姑成了韩家的人,丈夫是家中老大,当兵在外,把上有老、下有小的七口之家重担又无情地压在了兰姑身上。刚过门的兰姑上要面对公公婆婆还有八十多岁的丈夫奶奶,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做事,稍微伺候不周就骂骂咧咧,有时不高兴还会遭来一顿毒打。下要面对两个小姑子、两个小叔子的指指点点,他们的吃喝拉撒,家里家外的劳动,落在了兰姑一人身上。

韩家人剥夺了兰姑的人身自由,虽离娘家只有十五里,却不让她住娘家,娘家的人也不能上他们的门,甚至冬不给她添棉,夏不给她换单,在吃上苛刻她,在精神上蹂躏她,营生却都让她做。丈夫的奶奶看不惯,但她年事已高,作不了主,只能瞒着他们偷偷接济这个受苦受难的孙媳妇儿,偶尔给她点私房钱。

兰姑想念丈夫,可丈夫远在千里的边疆,她望眼欲穿,只能捧着丈夫的相片暗自掉眼泪。她想把在婆家的遭遇写封信转交给丈夫,可气的是自己没多念书,连封信也不会写,更不知道怎么往出寄。

一次,兰姑的父亲病了,给她捎来话,让回家走一趟,弥留之际的父亲想见见她,她向公婆请了假,可他们只给她准了半天假。那次,她整整走了一天,父亲病重想念她,挽留她破天荒住了一晚上。回来已是第二天的黄昏,一进门婆婆就骂骂咧咧开始了:“让你早点回来,你怎么就住下了,谁给你的胆,你是韩家的人,吃着韩家的饭,就得由韩家使唤。”那天兰姑也豁出去了,她反驳道:“你们怎么不讲理,这是新社会,我父亲病了,我作为女儿理应孝敬,可你们也有手有脚,为啥就让我侍候你们,我不是你们的奴隶。”这一顿呛白,公公再也听不下去了,恼羞成怒,一个耳光扇在了兰姑那嫩白的脸上。兰姑脸上顿时出现了五个手指印,她说什么也不干了,把一摞瓷碗扔在了地下,砸了个粉碎,逃也似地跑了。

兰姑出走了,千里迢迢去二连浩特边疆寻夫。兰姑无钱坐班车,搭了一辆从马场壕开往四子王旗的顺车,又从四子王旗拦了辆开往苏尼特右旗的班车,一路转折,一路北上。车到站后,她冒着零下三十度的极寒天气,穿着单薄的衣服,忍饥挨饿,踽踽独行在茫茫草原上。

冬日的白昼很短,很快就黑了下来,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像一头蜗牛在草地上蠕动,突然前面有绿光在闪动,两只草原狼一前一后向她围拢了过来,一只狼已靠近了她,露出瘆人的獠牙。也许好人有好报,兰姑命不该绝,就在她吓得晕倒地时,两个牧民骑着快马疾驰而来,“驾!驾!”地挥动着马鞭,把两只狼吓跑了,两个好心的牧民把她带到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把兰姑送在了二连浩特兵站。

夫妻久别重逢,别提多高兴了。兰姑给丈夫隐瞒了与公婆的不愉快,也不想把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说给丈夫听。韩志愿在那个兵站白天牧着羊群,晚上才能和兰姑团聚。白天他把兰姑一人反锁在家里,由于牧羊的地方在草原,远离部队营区,经常有野狼光顾,兰姑吓得瑟瑟发抖,还好丈夫早有预防,提前用石碑和钢丝网把门窗进行了封锁,狼嗅到了兰姑,龇牙咧嘴向她嗷嗷的叫着。丈夫回来说:“我们每天和狼为伴,已习以为常了。”

兰姑有了身孕后,丈夫把她护送回了婆家,第三天就返回了部队。丈夫走后,公公婆婆又挑开了她的毛病:虽有身孕,也不管不顾,照例让她挑水洗衣做饭。由于常年劳累着冷着气,兰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腰背过早地弯曲了。随着丈夫奶奶的去世,这个家没有一个人疼她,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向她说话。

兰姑临盆那天,是兄弟赶着毛驴车把他急时送到马场壕乡医院,连个侍候月子的老妈子也没有,还好母女平安。兰姑生了小孩,婆家没有一人来看过她,当时,兰姑身体羸弱,孩子缺乏奶水,饿得哇哇直哭,她无钱购买奶粉,只能靠兄弟和妹妹拿来的米糊糊充饥。

当听说兰姑生了女孩后,婆家更不依不饶了,干脆把门堵上,不让兰姑和兄弟进门,万般无奈兰姑只好和孩子住到了娘家。在娘家,兰姑每天手搬着指头,盼着千里外的丈夫能来接她,渴望一家人团聚。

两年后的一天,韩志愿服役期满,转业到伊盟党校做炊事员工作,成了吃皇粮的人,他的身边也有了新的女人。他和兰姑的婚姻也就此打住,三岁的孩子判决给了兰姑,孩子每月领着七十二元的抚养费生活。

离婚后的兰姑,走出了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到东胜黑家圪卜租了房子,在纺织公司成了一名挡车工人。我在东胜读高中,看望了兰姑几次。她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脸上流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母女俩不离不弃,相依为命。每到周末,兰姑就让我去她那里改善伙食,打打牙祭,陪她聊聊天,至今我思念姑侄儿在一起有说有笑,包饺子的情景,那种温馨的画面再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那天,她让我陪同女儿到韩志愿处金抚养费。韩志愿我还是第一次见,听说我是兰姑的侄儿,和我寒暄了几句。他显得很沧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贴着肚子,颤抖着双手,从上衣口袋拿出六十元交给女儿。“玉儿,这次爸爸只能给你这么多了,下次一定多给,回去代我向你妈妈问好,你妈妈是个好人,我对不住你们。”回去后,兰姑对我说,韩志愿也过得不怎么好,夫妻两人经常吵架,老婆患了癔症。

我高中毕业后,兰姑改嫁到吉格斯太镇,用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积蓄,为大龄的兄弟拉扯过了媳妇儿。后来我当了兵,再也没有见过兰姑,听说她过得很幸福。

不幸的是儿子七岁那年,她患上绝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养育她的榆林沟。

那年那月

三九天里说温暖

殷耀

俗谚云“三九四九,冻烂雕臼”,但在我心中数九寒天里荡漾的却是温暖,这种温暖来自对过往数九天里人和事的回忆,原来岁月深处积淀下的都是发光和发热的片断,朴素与良善结伴带来的温暖,让人终生难忘,时时回味。

在我小的时候,土默川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坯房,很少见到砖瓦房。这土坯房近乎白色,所以背诵唐代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这首诗时特别有感觉,“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土坯房活得是一盘用土坯垒砌的炕,土炕一侧连着灶台一侧连着烟囱,烧水做饭时柴烟从曲折的炕洞里缓缓流过,烟囱上升起了袅袅炊烟,土炕变得温暖无比。人间烟火就是这烟囱上流云般的炊烟和炕洞里流淌过的灶火,炊烟是土坯房的呼吸,热炕是土坯房的体温,如果没有了炊烟和灶火的熏蒸,土坯房很快就会梁摧柱折坍塌掉。在村子里,有好多土坯房因为主人的消失或离去,又倾颓为一堆泥土。

过了火的土炕温暖而体贴,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度过了寒冷的数九天。过去土默川农村很少烧煤,人们全靠烧干锅把炕烧热来取暖。父亲在世时常和我回忆起他小的时候和奶奶来到团结村,住在临时搭建的简陋窝棚里,没有柴烧就跟在地主的牛群后边捡牛粪,晚上和奶奶把牛粪在炉灶边烤干,储存起来能当柴烧。那时好多人家都是依靠烧牛粪或作物秸秆来取暖做饭,我小时候就见过不少戴毡帽的老人在村里搂柴拾粪,晒在向阳的地方储存起来烧水做饭。临睡前在灶里点着硬柴禾或干牛粪,用灶灰把火头蒙住,让干牛粪慢慢地煨,土炕一晚上都是热乎乎的,这有情有义的温热的土炕啊,为穷人驱走了数九天的寒冷。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北方农村人盼望的好光景。到了数九天,北方农村没有紧要的事情人们很少出门,主要以猫冬烤火为主,在这热炕上取暖。在我的记忆里,一大早父亲把柴禾弄回来,妈妈把灶火点燃开始烧水做饭,感觉到土炕热腾腾暖烘烘的时候,屋里也暖和多了,我们才从热乎乎的被子起来穿衣服。坐在锅头看妈妈在锅台近处的炕沿边和白面、擀豆面、捏莜面、搓糕面……喝完妈妈给做的面或熬的粥,这时日头已高,我们出去把窗户玻璃上遮挡寒风的棉帘子取掉。太阳晒进来以后屋子里暖融融的,在炕上妈妈开始做针线活,快到晌午的时候,会有串门来的婶婶大娘。冬天的热炕上是一个聊天的好地方,有时要好的庄户人们在一起把日头聊得正了,又聊得偏西了,聊得落山了。

记得大概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好多人家用上烧煤的火炉子。我们家最早用的一个小火炉的炉膛里最多只能放四五斤碎煤块,炉子是邻近的乃只盖村的一个小厂铸造的,炉膛上铸有“乃厂”两个字。那时的煤炭精贵,人们舍不得多烧煤,不到数九寒天许多人家是不会太早生火炉的。尽管火炉安装好了,但人们只是在特别寒冷的天气点上一炉子火把寒气逼走。在我的记忆里,每天一大早父亲把火炉生火点旺,把炉灰里的燎炭用筛子捡出来再用。日上三竿就不往炉子里加炭了,整个白天都把火蒙住,天擦黑冷了才把炉子重新捅旺升温,快睡觉时再用炉灰把炉子又焖上保温。后来,我想贫穷使人们学会了“低碳”的生活方式,贫穷的人们极简的生活方式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伤害微乎其微,这一点远比那些豪奢无节的人高贵。

包产到户之后村里人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人们生炉子不再吝惜煤了。有时大灶里懒得生火,人们就在火炉上炒菜做饭,或者烧水温酒。直到如今,村里好多人家还是生火炉来取暖,火炉生着了家里暖融融的,燃烧正旺的火炉会发出轰隆隆的响声,炉子底下泛着红光,火炉上摆放一把铝壶滋滋地冒着热气,相当于一个加湿器。在大锅里烧菜炸糕,在火炉上支上小锅炒几个菜,火炉让人感到既温暖更温馨。人们从外边进来都要到炉边烤火暖和,家里养的猫就懒懒地卧在火炉旁的炕沿边。如今,村里许多人家也安装上了暖气,暖气比火炉干净,而且可以一天保证恒温,但我还是觉得记忆里的火炉更亲切实用。在屋里把炉火捅得旺旺的,屋子里暖烘烘的,在炕上盘腿而坐,那感觉真美。

数九寒天的温暖还来自妈妈给缝制的棉衣棉裤。在我们土默川农村有“三九四九冰上走”等俗谚,说明三九四九这段时间特别冷,冰面已冻得十分坚实,可以放心地在上面行走。我记着晋剧《鞭打芦花》里的一句唱词:“腊月里数九天,雪花在空中旋”,《鞭打芦花》讲述的是二十四孝中闵子骞的故事。说继母李氏偏爱亲生儿子,虐待闵子骞。一日隆冬大雪纷飞北风吹,闵子骞为父亲闵德仁驾车去拜会诗友,寒风一吹闵子骞战栗不止,他兄弟英哥衣着单薄却不冷,闵德仁气怒之下鞭打闵子骞,棉衣破裂芦花飘扬。闵德仁这才知道李氏虐待闵子骞,回家后请来岳丈岳母与李氏对质,责骂李氏并欲休掉她,闵子骞跪倒在地,为继母求情泣告其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闵德仁为其情所动,李氏也深受感动发誓待子骞为亲生,从此一家和睦。这个剧目我看过好多遍,庆幸自己的棉衣是亲妈精心缝制的。

记忆里的冬天特别冷,经常有小伙伴冻坏耳朵和手指的事情,但我却没有挨冻。记得最清楚是妈妈用碎皮块给我缝制了一个漂亮的狗皮小帽,刚上小学冬天戴上它既保暖又漂亮。她还用羊毛捻成线,给我编织出漂亮的耳套和手套。妈妈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做针线活儿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上初中要到四公里外的五申上学,父亲就找了两三块羔羊皮给我做了一件小皮袄,外面缝了一层黑棉布。直到上高中我还穿着父母亲给我做的棉袄棉裤,数九寒天最冷的时候就穿上小羊皮袄。上高中的时候,每年冬天我从村里骑自行车到县城要走二十多公里,妈妈怕我的手被冻了,做了两三双羊皮手套,这羊皮手套是里边带毛的,戴上它骑自行车也特别温暖,一路猛蹬自行车,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身体和手心里全是汗。穿上父亲给做的小羊皮袄,穿上妈妈缝制的棉袄棉裤,才感到数九寒天也是厚重而温暖的。

三九天里的温暖,还来自对新年和新春的期待。到了小寒节气,元旦新年的钟声才刚刚响过,春节又在前面盈盈招手致意。马上就要进入腊月了,浓浓的年味已经能够嗅到了,在盼望亲人团圆的时候,心头的温暖如雪花般飘飘洒洒,哪里还理会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

就是这样,在三九天的寒冷冰雪世界里,等待着烂漫的春天的到来,心花如同春花一样绽放,入眼的雪花也是温暖而富有诗意的。

儿时记忆

套雀儿

郭文莲

大雪下了一夜。

奶奶惦记着她的鸡,早早起来。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死寂,仿佛世间所有活物都被埋在了厚厚的积雪下面,只有寒风凛冽地刮着。

冒着严寒在院子里扫出一片空地,奶奶去粮房抓来一把谷子撒下,打开鸡窝门,放出她的鸡部队。鸡们撒着欢儿围在奶奶的脚边绕圈。“没看见地上的谷子吗?瞎眼货!”奶奶慎骂着指指刚撒下的谷子。鸡群马上得令,箭一般冲向谷子,壮实的大黑差点儿滑倒。奶奶扑哧笑了,“看你那饿死鬼样儿!”

奶奶站着欣赏鸡们吃谷子的欢快场景,大红照例一会儿讨好大黑,一会儿讨好小白,一副多情种子的模样,奶奶不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扭身回屋烧火做饭去了。

忽听一阵叽叽喳喳麻雀叫,奶奶放下手里正在削的土豆,嚯地站起来走出屋外。一大群麻雀好似从天而降,穿插在鸡群的脚下,个个脑袋如捣蒜般啄着地面,谷子眼看就被抢光了。那副贪婪的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与收秋那时一模一样!奶奶不禁想起被麻雀们抢夺谷物的狼狈情形。

八月,地里的谷子挂着沉甸甸的穗子,秋风吹过,起伏成金色的波浪。奶奶看着丰硕的谷子即将装进粮仓,乐得合不拢嘴,早把半年来的辛劳忘了个干二净。可恼人的麻雀一批批、一群群地赶来,毫不客气地站在谷穗上,大快朵颐、不劳而获。奶奶想尽了各种办法,让小孩子拿几块石头子儿蹲在地边上照看,用棍子、稻草和破衣帽扎个稻草人站在地里,用各种奇怪的声音喊叫等等,始终没能摆脱麻雀们的掠夺。

想到此,奶奶新仇旧恨交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愤地念叨着“这吃堆儿瘟神爷,还给他祖娘娘反天了?”恨恨地找来大筛子、谷粒、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和一根小木棍。

奶奶这是要干什么呢?看奶奶气乎乎的样子,我也不敢问,傻呆呆地站在院子里看着奶奶忙活。奶奶把鸡们呼呼地赶出大门外,麻利地将绳子的一头拴在小木棍上,在院子的中央撒了一把谷子,把筛子反过来扣上,然后用小木棍支起筛子,小心地顺着绳子倒退到房子里。看我还杵在院子里,奶奶使来一个狠狠的眼色,意思是让我也回到房子里。我不敢怠慢,跟着奶奶躲在房门背后。奶奶屏住呼吸透过门上的窗眼紧紧地盯着院子里的动静。我也按捺不住好奇,吐了点口水,用手指头轻轻捅开另一只窗眼,痴痴地看着奶奶的把戏。

没过多久,一只麻雀飞来了,它以极犀利的眼神一眼就看见了院子里筛子下的谷子,兴奋地喳喳喳直叫唤。它的同伴很快收到了信号,接二连三地从四面八方赶来,落在墙头上。一阵叽里咕噜的商议后,一只大胆的麻雀首先落在院子里,它机灵地转动着脑袋,瞅瞅四下无人,便蹦蹦跳跳地往筛子边上蹭。它首先踏踏实实地把奶奶不小心撒落在筛子外面的几十粒谷子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站在筛子旁边,把脑袋伸进里边一粒一粒地探着吃。很快,又有三只麻雀从墙头上飞下来,加入了伸长脖子探着吃的队伍。能够着的谷子吃完了,先来的麻雀也吃饱了,扑棱棱振着翅膀飞走了。剩下的三只麻雀再次察看了周围的环境,确认没有什么危险后大胆地钻进筛子下面,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蹲在墙头上的十几只麻雀再也耐不住了,争先恐后地纷纷飞下墙头,不顾一切地钻进筛子,风卷残云地享用着这冰天雪地里难得的美味。

再看奶奶,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这群贪得无厌的东西,牵着绳子的手微微发抖。我知道,只要奶奶把手里的绳子突然一拉,筛子底下能罩住的麻雀没有十只也少不了八只。可奶奶没拉绳子,也许奶奶是在等待时机吧。我又把视线移到院子里,老母鸡大黑忽然大摇大摆地从大门外走进来。它一眼就发现了院子里的吃食,扭着屁股一路小跑直奔筛子而来。吃得正欢的麻雀们听到动静,反应极其机敏,呼啦一下全飞到墙头上去了。大黑鲁莽地去抢谷子吃,庞大的身子碰到了筛子,哗啦一声,筛子扣下来了,正好打到大黑的头,大黑稀里糊涂挨了一击,呱嗒呱嗒地一路骂一路小跑找公鸡大红告状去了。

麻雀们依然稳稳地站在墙头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做了一场梦似的。一定是恼火大黑坏了她的好事,也气愤让这帮鬼麻雀捡了便宜吧,奶奶一声不吭地走到院子里,麻利地关上大门,赶走墙头上的麻雀,又抓了一把谷子撒在筛子下,再一次用小棍子将筛子的一边支起,然后回到房子里,捡起地上的绳子牵在手里继续观察外面的动静。我一句话也不敢说,看来奶奶是铁了心了,套不到麻雀不罢休!

不一会儿,又有麻雀飞到墙头上。与刚才的情形一样,麻雀们一心算计着筛子下面的谷子。它们好像忘记了刚躲过的惊险一幕,或者自信它们的反应足够敏捷,认为在危险来临之前能够胜利逃脱吧,要么就是飞来了另一群麻雀。总之,麻雀们足够机灵,也足够贪婪。我忽然想起外公说过的一句话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院子里重复上演着刚刚落幕的戏,不同的是,大门外的大黑和大红进不了院子,它们再也不能干扰奶奶的套雀儿计划了。等到麻雀们在筛子下面吃得正忘神时,奶奶果断地牵动了绳子。几只乌鸦从空中掠过,“哇”地留下一声哀叹。小木棍支撑着的筛子轰然倒塌,除三五只麻雀凭着求生的本能逃脱外,大部分被稳稳地罩在了筛子下面。奶奶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我凑过去近距离细瞅这些大胆招惹奶奶的小东西。它们单薄的身子微微颤抖,亮闪闪的眼睛里满是惊恐,机灵的小脑袋左右转动,没有一只再对脚底下诱人的谷子表现出食欲,甚至不曾再看一眼。不知道此时它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吗?

不知奶奶将如何处置这群贪吃的家伙。我忽然有些同情它们,难道它们的生命就因为这几粒谷子而到此结束了吗?